

第二章 公共領域與社交網絡：呂碧城生平記事

傳統中國社會，男性與女性之間往往有著嚴格的空間界線，儒家社會性別倫理是建立在「三從」和「男女有別」（男／外，女／內）兩個支柱基礎上。中國社會經常被說成是建立在內、外空間嚴格分離的基礎上，女性被定位於「內」裡，而男性則被制於「外」中。¹

在中國歷史文獻中，也明顯可看出男女二性不同的生存空間型態，《禮記》：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禮記·曲禮〉²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禮記·內則〉³

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禮記·內則〉。⁴

女性往往被囿於狹小的閨閣空間之中，長久以來，傳統社會將女性塑造成「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深深束縛了女性，女性自然缺少受教育、出入公開場合的機會。因此，誠如李長莉所言：

中國在長期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生產方式及宗法制度基礎上，形成了以男性繼承為中心，男女自然分工為基礎，男主外女主內、男耕女織、男主女從的家庭生活模式。中國正統教化倫理，主張『男尊女卑』婦女社會地位在男子之下，其社會職能就是傳宗接代，料理家務，孝

¹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3。

² 《禮記》，收於《十三經注疏》（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頁1240。

³ 同上注，頁1462。

⁴ 同上注，頁1468。

敬公婆，相夫教子，因而提倡女子深居閨中，不得隨便外出，不能像男子那樣參與外務，更不得隨便在陌生男人面前拋頭露面，認為那樣會導致淫亂，有損貞節。⁵

然而，這樣的界線到了明清之際開始鬆動，隨著經濟的發展，江南地區交流更頻繁，高彥頤考察江南地區的才女文化，指出江南的城市化地區，許多富足的家庭出資建學和出版，直接增加了女性受教育機會。原本僅屬於男性的學問大門，漸漸開始向婦女敞開。在這層意義上，伴隨著傳統等級制度如高／低的崩潰，男／女間的分界也較先前為弱了。一旦受過教育，女性在擴展其眼界和構建更大規模、更正式女性社團時，就變得更靈活了。」⁶近代女性透過隨父親、丈夫出遊開展視野，但女性仍舊在「三從」的框架中，無法自主的選擇。相對如此，王志弘則言：

在一個父權社會裡，基本上整個世界都是由各種男人支配；不過公共空間的男性主宰更為顯著，甚而公共與私人之間的性別二分，正是主流社會壓抑與限制女人自主的主要機制。⁷

時序進入晚清，中國社會有了劇烈的變動，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隨著戰爭的失敗，西方列強占據中國領土，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同時也帶來西方思想與沿岸港口的近代化與社會化。長久以來，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內憂外患衝擊下，知識分子紛紛響起救亡圖存的口號，以挽救衰頹的局勢。同時在清末民初之際，女

⁵ 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313。

⁶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4。

⁷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2000年），頁56。

性受教育的機會增多，同時也走出閨閣走向社會公共空間。呂碧城走出傳統的束縛，生存空間向外開展，走進社會公共空間之中，本章將探討她如何擴展開生活空間，如何在公共領域中生存。

本章共分三部分探討，呂碧城有著豐富的生命歷程，第一部分將對其生平有概括性的介紹，並將焦點放置其「流動的空間與身分」的歷程上，其次，透過她在報刊、學校、社團的參與，看她如何走入公共空間裡，並探討她在報刊發表的作品，第三部分則是從其私人的交往與唱和，看其如何聯繫人際網絡，從這三部分來探討一位女性實踐擴展公共空間的歷程。

第一節 流動的空間與身分

首先針對呂碧城的生平作一敘述，本文將呂碧城的生平大致分成三期：早期（1883-1903）、中期（1904-1920）、晚期（1920-1943），本文以 1904 年及 1920 年為基準，在於 1904 年，呂碧城為訪女學欲往天津訪女學，遭遇舅氏的勸阻，憤而自行前往，這是呂碧城第一次「自主」做了選擇，自此之後，她也拓展了生活空間，走入社會。1920 年，呂碧城「隻身」赴美遊學，之後也遊走於歐美等地，從亞至美至歐，跨越了地理與語言的隔閡。所以，這二個分界點，可以說是呂碧城一生重要的轉折點，下面就這三個階段來看呂碧城的一生。

一、早期（1883-1903）：從家到天津

呂碧城，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卒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安徽旌德人，原名賢錫，字聖因，一字蘭清，法號寶蓮。呂碧城出身於文學家庭，父親呂鳳岐為清光緒三年進士，歷任國史館協修、玉牒館纂修、山西學政等職。母親顏士瑜字韻娥，來安人，嚴琴堂孝廉玉鳴次女，嚴朗軒太守次妹。能詩文，生四女，賢鐘（呂惠如）、賢鈺（呂美蓀）、賢錫（呂碧城）與賢滿

(呂坤秀)。碧城從小接受薰陶，資質聰穎，五歲知詩，七歲能作巨幅山水，與其姐呂湘、呂美孫有「淮南三呂、天下之名」美譽。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中國戰敗並簽訂馬關條約，在中國歷史上是其重要的一年，同時，這一年呂碧城的一生也有了很大的轉變，這年碧城十三歲，父親因病去世，家族為霸佔財產，將碧城母女幽禁，母親為保護女兒，只能茹痛棄產，遂離開家鄉，前往來安。早在碧城小的時候，即與同鄉汪某訂婚，但在這時，汪某提出退婚，也影響她往後的生涯發展。離開家鄉後，又投奔天津舅舅嚴朗軒，至天津之後，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發憤讀書，專心研讀。

二、中期(1904-1920)：天津到上海

1904年初，當年碧城二十二歲，欲研究新學，與舅舅發生衝突，遂負氣離家，後在英斂之的提攜下，進入大公報任職。碧城在〈予之宗教觀〉回憶此事，寫到：

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書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約與同往探訪女學。瀕行，被舅氏罵阻，予忿甚，決與脫離。翌日，逃登火車，車中遇佛照樓主婦，挈往津寓。予不惟無旅費，即行裝亦無之。年幼氣盛，鋌而走險。知方夫人寓大公館，乃馳函暢訴。函為該報總理英君所見，大加讚賞，親謁邀與方夫人同居，且委襄編輯。由是京津間聞名來訪者踵相接，與督署諸幕僚詩詞唱和無虛日。舅聞之，方欲追究，適因事被劾去職。直督袁公委彼助予籌辦女學，舅忍氣權從，未幾辭去。然予之激成自立以迄今日者，皆舅氏一罵之功也。回首渭陽，愴然人琴之感。⁸

在這期間，呂碧城提倡女權及教育，希望能挽救國局的衰頹，多次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此外，她也興辦女學，受到當時文人英斂之、傅增湘、方

⁸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480。

藥雨等人的幫助下，於 1904 開設天津女學堂，出任總教習，主持校務，致力於女子教育。在這一時期中，她也結識了許多文人，其中還包括秋瑾（1875-1907）。1908 年，結識嚴復（1854-1921），學習名學。1909 年，碧城加入南社。

三、晚期（1920-1943）：遠赴重洋

1920 秋，碧城已三十八歲，她遠赴重洋，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隨後也曾赴歐洲大陸旅遊，遍及法、英、德、意、奧和瑞士等地。於 1930 年皈依佛法，並極力倡導佛法與護生的觀念，多次公開講演。1943 年一月二十四日，呂碧城病逝香港。

綜觀呂碧城一生，幼年失去父親，離開家庭，青年進入公共領域從事報刊工作，並興辦女學校，提倡教育，後又離開中國，遊歷歐美地區，從安徽、天津到上海，從中國到世界，她的足跡遍及美、法、英、德、意、奧和瑞士等不同的國家，最後回到香港，並選擇香港作為她生命的終點，在她六十年的生命歲月中，她以一名女性的身分，獨自一人橫跨了廣大的地理空間，同時也進入公共領域空間之中，成為一名不凡的女性。

第二節 公共領域的參與

一、報刊

近代以來，隨著報刊的興起，大眾傳播方式也跟著改變，訊息的流通更加快速、傳播範圍也愈加廣大，不同性質的報刊背後都有不同的群體，有著不同的目的，報刊也改變了作者與讀者二者之間的關係。

新式傳播媒體早在十九世紀中就隨著傳教士與商人進入中國，並在某些港口已經開始商業化，可是一直無法發揮結構性的影響力，卻在 1895 年前

後，鼓動了當時的知識份子，後來更讓中國知識群體主動利用此工具，撼動了原有的政治與社會階序。⁹

面對晚清以來內憂外患的局勢，中國的知識份子便興起了救亡圖存的理想，報刊也成爲啓迪百姓的利器。報刊更是知識份子用來關心時事、發表言論的媒介。

呂碧城多次在報刊發表作品，發表過的報刊有《大公報》、《女子世界》、《笑林報》、《中國女報》、《婦女時報》及《申報》等報刊，呂碧城作品發表表列如下：

■表一：呂碧城作品發表簡表一覽表¹⁰

發表時間	津/吳身紀 年	文類	作品名	報刊	附註
1904	光緒光緒三十年，甲辰	詩	〈舟過渤海口占〉選一	天津《大公報》	
1904	光緒光緒三十年，甲辰	詩	〈和鐵花館主見贈韻〉	天津《大公報》	
1904	光緒三十年四月初六、初七	文	〈論提倡女學之宗旨〉	初載於清光緒三十年四月初六、初七日天津《大公報》，復刊於光緒乙巳出版《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合刊	
1904.04.10	光緒光緒三	文	〈敬告中國女同胞〉	初載於清	

⁹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爲中心的討論》（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頁103。

¹⁰ 本表以《大公報》、《中國女報》、《申報》爲主，其餘作品詳見文後附錄「呂碧城作品發表一覽表」。

	十年，甲辰			光緒三十年四月初十日天津《大公報》	
1904.04.30	光緒光緒三十年，甲辰	文	〈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	本文初載於光緒三十年四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1904.05.31	光緒光緒三十年，甲辰	文	〈遠征賦有序〉	初刊於1904年五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復刊於稍後之《笑林報》	
1904	光緒光緒三十年，甲辰	文	〈教育為立國之本〉	本文初載於光緒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天津《大公報》	
1904.05.10	光緒光緒三十年，甲辰	詞	【滿江紅·感懷】	1904年五月十日，首次刊於《大公報》。	《大公報》首發，立即引起各界迴響，秋瑾亦慕名造訪，兩人訂下文字之交。
1906	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二月初一至初五日	文	〈興女學議〉	天津《大公報》	
1907	光緒三十三	文	〈女子宜急結團體〉	《中國女	

	年一月二十日		論〉	報》	
1926	民國十五年	詩	〈小遊仙〉	本詩初刊於1926年《申報》	
1926	民國十五年	詩	〈遣興〉	本詩初刊於1926年《申報》	
1926.12	民國十五年	詩	〈兩渡太平洋皆逢中秋〉	本詩初刊於1926年12月《申報》	
1926.12	民國十五年	詩	〈舟中排奇裝宴予化妝為中國官吏諸客以彩縷擲予致離席時滿身纏繞不良於行眾為鬧笑〉	本詩錄自1926年12月《申報》	
1926.12	民國十五年	詩	〈中秋夜太平洋上觀戲為史璜生女士主演之片〉	本詩錄自1926年12月《申報》	
1927	民國十六年	詩	〈丁卯暮春遊瑞士〉	本詩錄自1927年《申報》	
1927	民國十六年	詩	〈遊義京羅馬〉	本詩錄自1927年《申報》	

在這些報刊之中，又以《大公報》、《中國女報》具有特別意義，舉凡報刊的創辦人、報刊宗旨、以及呂碧城投稿的作品內容等，都與呂碧城的自身歷程息息相關。以下，先以這二份報刊分別論述之。

（一）《大公報》

呂碧城在《大公報》發表的作品數量最多，這和呂碧城本身任職《大公報》編輯一職，有密切的關係。《大公報》（法文名 L'Impartial，法文公正之意）於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發行，創辦人為英斂之，在創刊號中，英斂

之撰寫〈大公報序〉一文，闡明了創報的宗旨，文中寫道：

報之宗旨，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顧維淺陋，既懼且慚，茲當出報首期，竊擬為之序，曰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報之命名，固已善矣。……。故本報斷不敢存自是之心，剛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悅，顛倒是非，總期有益於國是民依，有裨於人心學術。其他乖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瑣屑之事，在所摒焉。尤望海內有道，時加訓誨，匡其不逮，以光我報章，以開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凡我同人亦當猛自策厲，堅善與人同之志，擴大公無我之懷，顧名思義，不負所學，但冀風移俗易，國富民強，物無災苦，人有樂康，則于同人之志償焉，鄙人之心慰已。¹¹

呂碧城在 1904 年認識了英斂之，從此打開了視野。同年，呂氏進入《大公報》擔任編輯助理，藉由報紙媒體的傳播，展現新知識女性的形象。在此期間，她也陸續在《大公報》發表詩作及文章，在社會上引起關注與反響。一時間，羅刹庵主人、鐵花館主、呂生呂祖憲、東吳姜龔塵、壽椿廬主等人紛紛投詩相和，不僅對呂碧城的文才極為稱道，更對她的詩詞文章反映出的女權思想大加讚譽，稱其為「三千年形史中無此英傑」之人物。以《大公報》為起點，呂碧城廣泛結交北京、天津等地文人學者以及督署僚屬，很快就成了享有盛名的新女性。¹²

侯杰曾言：

《大公報》一向重視評論，主要是安排在「論說」和「附件」等欄目中發表，其中，「論說」一般都刊登在《大公報》的頭版，以十分醒目的位置，

¹¹ 轉引自侯杰：《《大公報》與近代中國社會》（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47。

¹² 同前註，頁 187。

表明該報的政治態度、思想觀點等，多數由英斂之撰寫。有時，報館也會將與《大公報》價值觀相近或相近的來稿作為「論說」刊登出來。正是由於呂碧城具有女助理編輯的特殊身份，因此，在「論說」欄中刊發一系列的文章，本身就說明英斂之對於呂碧城教育思想的贊同與支持。

13

由此可知，從報刊的屬性而言，《大公報》以「開風氣、牖民智」為宗旨，而呂碧城本身及對女學、女權思想有其主張，將呂碧城的作品刊登在頭版上，可以看出作品的重要性之外，也可以看出英斂之對於呂碧城的思想有一定的認同。

呂碧城第一篇發表在《大公報》作品，是在 1904 年 5 月 10 日發表的詞作【滿江紅·感懷】，立即引起各界迴響，秋瑾亦慕名造訪。這闕詞同時也讓世人看見呂碧城的才華，從此打開了聲名。詞云：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綫搖射。問何人，女權高唱，若安達克？雪浪千尋悲業海，風潮廿紀看東亞。聽青閨揮涕發狂言，君休訝。幽與閉，長如夜。羈與絆，無休歇。叩帝閭不見，憤懷難瀉。遍地離魂招未得，一腔熱血無從灑。歎蛙居井底願頻違，情空惹。¹⁴

從這闕詞中，首句的晦暗神州，道出了長久以來女性被傳統社會所壓迫與禁錮，從直到晚清社會，才看見一絲曙光與希望，詞中的若安、達克指的是西方的羅蘭夫人與貞德¹⁵，二位都是法國革命女英雄，而這二位西方的傑出女性

¹³ 侯杰：《《大公報》與近代中國社會》（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92-193。

¹⁴ 《呂碧城詞箋注》，頁499。

¹⁵ 若安（Jeanne - Manon Phlipon, Madame Roland, 1754-1793），今譯羅蘭夫人，法國女革命黨人。達克（Jeanne D'Are, 1412-1431），今譯貞德，法國女愛國者。參《呂碧城詞箋注》，頁500。又關於羅蘭夫人的譯介，夏曉虹指出羅蘭夫人（Jeanne-Marie Roland）由於譯音、譯法不同，其名曾以朗蘭夫人、烏（毋）露蘭、瑪利、瑪利儂等行世。而義明的紛雜，也是其人被多次介紹於國人留下的遺痕。參夏曉虹：〈接受過程中的演譯——羅蘭夫人在中國〉收入於《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7。

的典範，顯現了作者對她們的認同。下片以沒有停止的幽閉、黑夜、羈絆更描繪了要在這樣的背景中，高唱女權的困難，但是作者內心充滿的決心與熱情，也流露在詞句中，透過報紙的流傳，更希望能夠引起有志之士的迴響。

首次發表這闕詞後，在 1904-1906 年之間，呂碧城多次在大公報發表的作品包括：〈舟過渤海口占選一〉、〈和鐵花館主見贈韻〉、〈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教育為立國之本〉、〈遠征賦有序〉、〈興女學議〉等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對於時勢的關心以及表達了對於女學和女權的思想言論。例如在光緒甲辰（1904）四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發表〈和鐵花館主見贈韻〉詩，詩中寫道：

風雨關山杜宇哀，神州回首盡塵埃。驚聞白禍心先碎，生作紅顏志未灰。
憂國漫拋兒女哀，濟時端賴棟梁才。願君手挽銀河水，好把兵戈滌一回。
(其一)¹⁶

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混亂，十九世紀，歐洲列強侵略，在戰爭之下，國土被侵占，民眾也陷入窮困的生活中。然而，身為女性的呂碧城在這篇作品中，看不出憂愁、哀傷，文中提及「生作紅顏志未灰」可以看出內心的雄心壯志，面對混亂的環境，作者也寄予希望，希望社會上的有志之士，可以同心協力，挽救時局。

在女權思想上，呂碧城站在女性的立場，從女性長久以來被壓迫的情形出發，〈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中提到：

我女子不幸而生於支那，憔悴於壓制之下，呻吟於桎梏之中，久無復生人趣。豈知物極則反，忽而有男女平權之倡，此又不幸中之大幸也。夫女權一事，在外國則為舊例，在中國則屬創舉；外國則視為公理，中國則視為

¹⁶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10。

背逆。¹⁷

在近代女子教育上，呂碧城也提出了她的教育觀點，她也認為要強國，最重要的要從教育著手，在其〈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文中說到：

自強之道，須以開女智興女權為根本。蓋欲強國者，必以教育人材為首務。

18

在這些文章中，她提出了對女學的現況、提倡女學及女權的重要性，以及興辦女學校的實際作法。從這些在報刊發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呂碧城對於社會現象、女學和女權都有自己的一番論述和見解。

（二）《中國女報》

《中國女報》於1907年1月創刊於上海，創刊人為秋瑾。而後秋瑾遇害，所以《中國女報》僅出版兩期。〈中國女報發刊辭〉文中記載：

……然則具左右輿論之勢力，擔監督國民之責任者，非報紙而何？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為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為醒獅之前驅，為文明之先導，為迷津筏，為闇室燈，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使全球人種，驚心奪目，拍手而歡呼。無量願力，請以此報創。吾願與同胞共勉之。¹⁹

¹⁷ 同上註，頁141。

¹⁸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127。

¹⁹ 《中國女報》第1期，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復見於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下冊）（台北：傳記文學，1975年），頁772。

從這篇發刊詞中，可以看見辦《中國女報》的目的性，這份報刊的主旨很清楚，透過報刊的流通，成為女界發聲的主要平台。

呂碧城在《中國女報》亦發表〈女子宜急結團體論〉一文，文中寫道：

自歐美自由之風潮，掠太平洋而東也，於是我女同胞如夢方覺，知前此之種種壓制束縛，無以副個人之原理，乃羣起而競言自立，競言合羣。或騰諸筆墨，或宣之演說，或遠出遊歷，無不以自立合羣為宗旨。²⁰

呂碧城也說到了女性「結團體」的重要性，當結團體即可發揮群體的力量，即有助於女權的發展，在〈中國女報發刊辭〉中也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除了興起女權的口號之外，現在開始即要聯結每一個個體的力量，助於女性的解放。

從這些報刊發表的作品中，大致可見社會現象、興女學與女權的思想言論等內容，透過報刊的媒介，知識、資訊得以傳播。

除了上述報刊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王蘊章所主編的《婦女雜誌》²¹，據學者胡曉真的研究指出，從「文苑」這個專欄的發展，可以追蹤民初女性在傳統文類方面的狀況：

王蘊章以前清的王采蘋與當代的呂碧城分別作為詩選與詞選之首，這兩位作者當可視為他心目中詩與詞、古與今的標竿人物。王采蘋與呂碧城並列

²⁰ 《中國女報》第2期，光緒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轉引自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上冊）（台北：傳記文學，1975年），頁681。

²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雜誌》線上資料庫：<http://140.109.152.48/fnzz/index.htm>（2011.04.11 檢索）

之下，等於已鋪陳出明清才女文學在清末民初欲轉還留的尾聲。²²

在王蘊章所編選的詞選裡，呂碧城不僅列為詞選之首外，還選錄了三闋詞作，包括：【燭影搖·紅庚戌感事偕徐芷升同賦】、【法曲獻仙音·題吳虛白女士看劍引杯圖】、【南歌子】，也應證了呂碧城個人詞學的成就。

二、學校

除了在報刊發表自身的言論，呂碧城也從事教育，興辦學校，從教育、知識的傳輸開導廣大的女性。1906年，呂碧城執掌北洋女子公學，並擔任女教習。她不僅提倡女學，同時也實踐了她的理想。清末知識份子，透過興辦新式女子教育，提供女性走出家門的機會，並從新思想衍伸出新女性觀。以往多數中國女性的生活空間與生命關懷，仍以家庭為核心，清末發展的女子教育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提供青年女子走出家庭，進入學校與社會的契機。²³呂碧城在〈興女學議〉一文中，明確的發表她對辦學的宗旨、學校管理辦法、教師之選聘、學生資格以及教育的內涵，其中她強調了德育、智育、體育的重要性。

（一）德育

在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之中，她又特別強調德育的重要性，她在〈興女學議〉提到：

德育者，為學界中可進不可退之要點，而又為近世學界中之最難進化、最宜墮落者也。²⁴

²² 胡曉真：〈王蘊章的雜誌編輯事業——兼論民初彈詞小說的發展情況〉，收入於《台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二）（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7年），頁1112-1127。

²³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年），頁18-19。

²⁴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151。

道德的培養對一個人的養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礎，如果一個人在智育或其他方面有良好的成就，但道德感低落，也就失去了教育的目的。

（二）智育

知識的獲得對於一個人的成長十分重要，透過教育培養一個人基本知識學問，傳統社會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在社會教育機會不平等，總是男子受到教育，女子往往失去受教的機會，直到晚清之際，女子受教育的機會才漸漸增多。在培養智育發展的領域上，作者從普通學和實業二部份論述，普通學包含理科、美術、地理、方言等學科，加強女子對基礎學問的認識與了解，作者不僅重於基礎學問的培養也著重在將來作準備，作者在文中也提到：

嗚呼！女子之所急者，在具普通之知識，造成完全之人格，然後取其性之所近材所特長者，授以專門之實業，因勢利導，則無扞格不入之弊，學得其用矣。若知識未開，人格未成，而徒授以實業，是猶執暗啞聾瞽之人，而教以工藝即足，謂為完全教育，足以強吾國者乎？²⁵

在具備普通基本知識後，再取其和性情相似或具備才能的領域做為個人專業，將來可以在社會發揮所能，貢獻一己之力，所以，作者強調的是女子自身的養成，推己而外，對國家也有其貢獻。

（三）體育

一個人心靈的發展也和個體的成長有相互影響關係。中國傳統女子身受纏足之害，嚴重了的影響了女子個人身心的健康，文中提到：

²⁵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158。

盧梭氏曰：「身體弱者，心靈亦弱」若是乎，則烏可不注重於體育，以為智育之基礎哉！但女子經數千年纏足穿耳之陋習，肢體戕賊，血氣頹衰，積弱相傳，身體素劣，稍事操勞，則腦痛心跳之疾紛然並作。²⁶

由此可見，女子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在學校之中，作者也重視桌椅的高低、空氣光線適不適合、上課和休息時間的分配，飲食衛生等，這些都和健康息息相關。

綜合以上所述，呂碧城的女學和女權思想落實在報刊、學校之中。秋瑾創辦報刊、發表文章也是十分傑出的人物。近代研究女權運動的學者李又寧以為：

秋瑾和呂碧城代表近代黎明期，先進婦女走的兩條不同的道路，兩人共同的大目標都是救中國于危亡，雖然她們主張採取的手段和程序有所不同，秋瑾代表的是革命救國的道路，是激進婦女的領袖；呂碧城所代表的是教育興民的路程，是穩健女性的翹楚。後者以為，要救亡圖強，必須從教育和宣傳著手，也就是以啟發民智，轉移風氣，作為拯民濟世的基本準備。

27

呂碧城與秋瑾二人都是近代女性的代表人物，從李又寧的言論，可以清楚了解二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不管走的是溫和派或者是激進派，在女性解放上，都為廣大的女性群體投入了許多的心力，秋瑾的死亡帶給世人極大的震撼，然而，在長久的歷史中，呂碧城也被人忽略，今日，我們重新看見呂碧城的教育、女權言論。

²⁶ 同上注，頁 159。

²⁷ 李又寧：《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台北：聯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第一輯，頁 193。

三、社團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文人結社的風氣，文人因為有著共通的思想、理念或是文學興趣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特有的文人群體。日人小濱正子嘗言：

所謂社團，從本源上來說，是以成員間具有的某種共識為基礎形成的，存在著具有伙伴意識的共同性。社團的成員原來就具有共同的認同意識，而社團的成立則是將這些具有共同認同意識的人聯合在了一起。……………社團賴以成立共同性，是以相對於社團外部而言共有的差異作為前提的。對於社團內部而言，它體現為互相扶助、伙伴意識，還有平等；而對於社團外部而言，它則體現為一種排他性的對抗關係。²⁸

南社於宣統元年（1909）創立，是以宣傳民主革命的文學團體，社團中也不定期舉行雅集凝聚社員情感，雅集是文人聚會的一種模式，透過活動可以吟詠詩歌，互相交流，在南社雅集中，同時也進行社務的運作、社員資料的彙編、社刊的發行等活動。自 1909-1922 年間，共舉行了十八次的雅集，和四次的臨時雅集，雅集的地點在蘇州、杭州、上海等地，其中又以在上海的次數最多，地點包括：蘇州虎丘張東陽祠、杭州西湖唐莊、上海徐園、愚園、徐園、羊淞園。²⁹在二十二次的雅集中，在上海愚園舉行的十四次最多，其次是在徐園的四次，園林建築是中國傳統特有文化，近代以前，私家園林是達官顯宦、豪紳巨商居家養性之所。在私園中，雅好詩文書畫、琴棋曲藝的園主與其他文人墨客也不時有些結社立會、詩酒酬唱之類的聚會活動，但一般來說，私園並不對社會公眾開放。然而，自 19 世紀 80 年代以後，上海的一批私家園林，若張園、愚園、徐園等，以無償或略取門票的方式陸續對

²⁸（日）小濱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5。

²⁹ 南社雅集舉行時間、地點、參加人員等資料，可參閱林師香伶著：《南社文學綜論》（台北：里仁書局，2009 年），頁 115-122。

外界開放，成爲集觀光旅遊、休閒娛樂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公共活動場所。³⁰

呂碧城參加南社，並曾參與二次在上海徐園雅集，一次是 1914 年 8 月的第二次臨時雅集，此次參加人數共有十六人³¹，另一次是 1917 年 4 月 15 日的第十六次雅集，共有三十九人參與³²。從二次雅集中的參與社員來看，仍以男性社員居多，從中可出呂碧城以女性的身分出入公開集會中，在雅集中的人物包括柳亞子、胡樸安等都是重要的人物，在女性方面，多半是夫妻共同參加如：鄭佩宜爲柳亞子的妻子，張默君爲邵元沖之妻，可爲說明。呂碧城以單身、個人的身分加入南社、參與雅集，更可以看出女性自我的一面。

南社社團不僅有雅集活動，也有社刊（即《南社叢刻》的發行。）《南社叢刻》內容以詩、詞、文三種文類爲主，³³《南社叢刻》對南社的重要性，林師香伶指出：

在南社活動期間，《南社叢刻》乃南社社刊，社員投稿《南社叢刻》，可以凝聚政治共識，發表社團意見，展現社員之間的互動，同時也是發表文學創作的重要管道，因此，將《南社叢刻》定位於南社代表刊物的首位，可謂名符其實。³⁴

³⁰ 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領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282。

³¹ 俞劍華、汪蘭皋、朱少屏、陳匪石、朱宗良、徐只一、胡樸安、張默君、林一廠、曾孟鳴、呂天民、鄭仄塵、邵力子、呂碧城、黃簣孫、申晚觀。

³² 柳亞子、鄭佩宜、黃病蝶、朱梁任、葉楚倫、余天遂、奚燕子、汪蘭皋、朱少屏、蔡景明、丁不識、顧平之、孫逸清、周芷畦、余十眉、郁佐梅、朱宗良、王均卿、劉筱墅、邵力子、汪子實、呂碧城、張默君、成舍我、張荔丹、沈劍雙、聞野鶴、姚襄陶、姚民哀、李晦庵、丁白丁、丁展庵、沈一均、沈范娟、郁佐皋、郁慎廉、邵元沖、吳小枚。

³³ 關於雅集出席社員在《南社叢刻》作品收錄情形以及《南社叢刻》文類收錄概況，詳可見林師香伶著：《南社文學綜論》（台北：里仁出版社，2009 年），頁 244-256，頁 261-267。

³⁴ 林師香伶著：《南社文學綜論》（台北：里仁出版社，2009 年），頁 240。

■表二：呂碧城在《南社叢刊》發表作品簡表

出版時間	集數	詩	詞
1914年8月	11	〈感事〉 〈游鍾山和省庵〉 〈瓊樓〉 3首	【燭影搖紅·庚戌感事偕徐 芷升同賦】 【燭影搖紅·癸丑春感蒙古 事有作用舊韻寄示芷升】 【法曲獻仙音·題吳虛白女 士看劍引 杯圖】 【南歌子】 4首
1914年10月	12	〈和白葭韻〉 〈和抱存流水音修禊 十一真韻〉 〈贈李蘋香〉 3首	
1915年3月	13	〈次韻和南湖二律〉 2首	
1919年12月	21		【瑞龍吟·和清真】 【聲聲慢】 【祝英台近】 【喜遷鶯】 【浣溪紗】 【念奴嬌·排雲殿清孝欽后 畫像】 【綺羅香·湯山溫泉】

			7 首
1923 年 12 月	22	〈丁巳二月偕諸女伴探梅鄧尉率題十絕以誌鴻雪〉 〈道中偶成〉 〈贈鎮守使朱琛甫君〉 12 首	【金縷曲·德婦 Disette 夫人一見傾談相知恨晚據云青島陷後家族悉俘囚於某國已獨飄流至滬言次黯然余爲感賦此闕】 【祝英臺近·題余十眉神傷集】 2 首
總和		20 首	13

從以上呂碧城在《南社叢刊》發表的作品來看，以詩、詞文類爲主，內容以唱和、贈答、與南社女性友人的出遊爲主，題材廣泛。此外，張堂錡對於《南社叢刊》的外在傳播條件與型態研究指出：

《南社叢刊》本質上不過是一文藝社團之同仁刊物而已，因此在文章發表上不免以詩詞文等文學作品爲限，而且社員唱和酬對的傾向明顯，使刊物流傳集中於社員與社友之間，為一典型的小眾傳媒。但是，透過編輯人力的流通，這份刊物的影響力大增。舉例來說，南社在民國二年初，成員約有四百餘人，但僅以當時的全國文化中心上海來看，主持筆政者即大多為南社社員，……如《申報》有王鈍根、陳蝶仙、周瘦鵑等。其他多種雜誌，也大多是南社社友的地盤，可謂盛極一時。這種緊密的聯絡網絡，使南社的思想主張可以迅速而大量地傳播給廣大讀者。³⁵

³⁵ 張堂錡：《〈南社叢刊〉研究》，《從黃遵憲到白馬湖》（台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57。

由此可知，傳媒的力量對於資訊傳播的影響非常廣大，所以，呂碧城不僅在《南社叢刊》中發表作品，同時，也和南社社友形成一個社交網絡空間。以《申報》的編輯者王鈍根而言，他也在 1918 年，幫呂碧城校印《信芳集》，分詩、詞兩部分，收其詞作五十首。另外，呂碧城在 1926-1927 年之間相繼在《申報》發表六篇作品。從加入南社社團、參與雅集、認識社友，呂碧城也擴大了生活與交友範圍。

第三節 社交網絡的變遷

晚清社會改變，也衝擊了中國的傳統士大夫的社會，隨著訊息流通的快速、地理交通的方便，人們生活的範圍擴大，流動性也增加，針對晚清都市公共空間的轉移，方平曾言：

從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者的轉變，就是知識分子不斷擺脫自然的血緣、地緣關係，進入都市公共空間的過程。現代都市生活，與傳統鄉村不同，完全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都市人和都市知識分子來自不同的地域，有著全然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們全然是陌生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他們在都市的空間中獲得自然的公共基礎。正因為如此，都市人特別需要公共交往，通過各種各樣的私人和公共的交往，建構新的關係網絡。³⁶

呂碧城自從在 1904 年離家出走後，從此就脫離了家庭生活，走向社會的廣大空間之中，一位女性可以在公共空間展現自我才能與成就，除了自身良好的條件和努力之外，往往擁有外在的條件因素以及人際關係的支持，在她的生命過程中，認識許多當時的傑出人物，他們對於呂碧城的提攜、教育和啓發都影響了其生命歷程。本節將從呂碧城交往中的男性、女性友人加以考

³⁶ 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領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4。

察，從友人的身分背景、詩文唱和及交往互動中了解呂碧城如何開展社交網路。

一、男性友人

(一) 英斂之

英斂之（1867-1926）名華，號安蹇、安蹇齋主，又號萬松野人。呂碧城自 1904 年認識英斂之後，藉由英斂之的提攜，她進入《大公報》裡任職，而且經由英斂之的引介，她認識了許多具有身分地位的社會人士，進入了社會公共空間。從英斂之的日記中，可以得知他對於呂碧城的照顧與呵護，以下摘引三段為例：

二十三日記曰：「晡，接得呂蘭清女史一柬，予隨至同升棧邀其去戲園，候有時，同赴園，予遂回館。少秋來。晚，請呂女史移住館中，與方夫人同住，予宿樓上。燈下閒談，十二點少秋去。碧城女史書囊作滿江紅詞一闕，極佳，附錄於後……³⁷

二十四日，「是日天氣晴朗，午後，同內人偕碧城及方夫人併攜申格乘東洋車出遊，至芥園，承小船回至茶店口，復乘東洋車至日日新聞社少坐，出至河野照相館，同拍一照，復內人同碧城共拍一照。³⁸

二十五日，「八點，山根來，為紹介與碧塵談少時。十一點後，同內人及碧城、方夫人赴少秋約。飯後復至孟普書社，為其購新書數種。……為碧城購洋皂、香水四元。車歸。近暮，偕少秋同內人、碧城德義樓飯。歸後，樓上閒話。³⁹

³⁷ 轉引自方豪：〈英斂之筆下的呂碧城四姊妹〉，《傳記文學》第 6 卷第 6 期，頁 44。

³⁸ 同上註。

³⁹ 同上註。

以上紀錄可知，在英斂之和呂碧城相識的短短三天的時間裡，從邀至戲園、乘車出遊、至日日新聞社稍坐、照相館拍照，以及為她購買新書、洋皂、香水等，英斂之對於呂碧城有諸多的照顧與提拔。戲園、報社就是一個公開的場合，英斂之帶著呂碧城出入公開場合，同樣，也把呂碧城置於公共空間中，藉由英斂之的引介認識了許多當時著名的人物。呂碧城前往天津的原始目的是要探訪女學，接受教育，但由於呂碧城「國學根柢已相當深厚，當年京、津間已沒有她可進的學校」，於是，英斂之利用其社交網絡，聯絡當時社會知識分子，共同討論協商興辦學校，傅增湘、方藥雨等為北洋女學賣力奔走，又在英斂之的日記中也寫到：「晚間潤沅來，言袁督允撥款千元為學堂開辦費，唐道允每月由籌款局提百金作經費」⁴⁰時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唐紹儀任天津海關道，從籌辦學校開始，即利用社會資源，連結當時社會名流創辦學校。

英斂之從收留呂碧城開始，即安排呂碧城任報社編輯，又協助興辦學校，又編《呂氏三姊妹集》，英斂之的識才、惜才將呂碧城推向社會公共空間中，嶄露頭角，但從英斂之的日記中也可得知，呂碧城個人有自己的主見，也堅持主見，所以，後來二人漸行漸遠，但不管如何，20歲的呂碧城，得以有才能發揮的空間，英斂之絕對是重要人物。

（二）嚴復

嚴復（1854-1921）初名傳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又改名復，字幾道，婉號瘡壑老人，別號尊疑。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緒二年（1876）曾赴英國留學，習海軍戰術並西方哲學，歸國後曾任北洋水師總教習。譯有《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等。

嚴復與呂碧城二人頻繁來往約在1908年，嚴復在《名學淺說》序中：

⁴⁰ 方豪：〈英斂之筆下的呂碧城四姊妹〉，《傳記文學》第6卷第6期，頁49。

戊申孟秋，浪跡津沽，有女學生旌德呂氏，諄求授以此學，因取耶芳斯《淺說》，排日譯示講解，經兩月成書。⁴¹

在嚴復日記中也有記載：「(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八月十八日(9月13日)，到女子公學，以《名學》講授碧城」⁴²可相印證。

嚴復對於這位女學生也是極具愛護，學者黃克武在考察嚴復與異性之間時，曾提及，除了講解《名學淺說》之外，還有三件事顯示嚴呂之間密切的關係。第一、嚴復很欣賞碧城，因而介紹甥女紉蘭和碧城認識。第二、嚴復很關心碧城的婚事。1909年6月13日日記嚴復寫道：「下午，呂碧城來觀，談極久。此兒不嫁，恐不壽也。」第三、1908年嚴復曾與碧城以詩相應和。

43

嚴復在〈與甥女何紉蘭書〉的書信的其中一篇，道出了眼中的呂碧城，日記中寫道：

碧城心高意傲，舉所見男女，無一當其意者。極喜學問，尤愛筆墨，若以現時所就而論，自是難得。但以素乏詩承、年紀尚少二十五歲。故所學皆未成熟。然以比平常士夫，雖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身體亦弱，不任用功。吾其勸其不必用功，早覓佳對，渠意深不謂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終其身之意，其可嘆也。此人年紀雖小，見解卻高，一切塵(陳)腐之論不啻唾之，又多裂綱網毀常之說，因而受謗不少。初出山，閱歷甚淺，時露頭角，以此為時論所推，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自秋瑾被害之後，亦為驚弓之鳥矣。現在極有懷讒畏譏之心，而英斂之又往往加以評駁，此其交之所以不終也。即於女界，每初為好友，後為仇敵，此緣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

⁴¹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二冊) 詩文(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65。

⁴² 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五冊) 著譯 日記 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480。

⁴³ 黃克武：〈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1年，頁88。

往起先議論，聽者大以為然，後來反目，則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經議論，以詬病之。其處世之苦如此。⁴⁴

首先，嚴復即寫出了呂碧城心高意傲的個性以及為人處世的態度。指出她年記雖輕，喜愛學問、見解高識，然也因為如此，常受到外在的不滿的聲音。在另一方面，從這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嚴復對呂碧城才識優秀的肯定，以及嚴復對於呂碧城婚姻的建議和呂碧城在婚姻及交友的態度。

在其所著《瘡壑堂詩集》⁴⁵中也有一首〈秋花次呂女士韻〉⁴⁶，可見兩人關係，原作如下：

秋花趁暖開紅紫，海棠著雨驕難起。負將尤物未吟詩，長笑成都浣花里。
綠章乞蔭通高旻，劍南先生情最真。金盤華屋薦仙骨，疏離斐几皆前因。
故山叢桂應好在，抽葉懸崖俯寒瀨。山阿有人從文狸，雲旗畫卷聲碎礫。
修門日遠靈均魂，玉虬飛鳥還相羣。高丘無女日將暮，十二巫峯空黛顰。
君不見洞庭枇杷爭晚翠，大雷景物饒秋麗。湖樹湖烟赴暝愁，望舒窈窕迴斜睇。
五陵塵土傾城春，知非空谷無佳人。只憐日月不貸歲，轉眼高臺亦成廢。
女嬃琴渺楚山青，未必春申尚林際。⁴⁷

詩中以「海棠」比喻為美麗的女子，其實就是稱呂碧城，並化用了陸游詩句「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⁴⁸，表達了對呂碧城的愛護，對於當時

⁴⁴ 王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840。

⁴⁵ 《瘡壑堂詩集》分上下二卷，據原編者《跋》云：上卷係宣統三年以前所作，下卷則宣統三年以後至於絕筆也。

⁴⁶ 此詩作於戊申（1908）年，原收錄於《瘡壑堂詩集》卷上，見於王棻主編，《嚴復集》第二冊詩文（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72。

⁴⁷ 王棻主編，《嚴復集》第二冊詩文（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72，復見於《呂碧城詩文箋注》，頁506-507。

⁴⁸ 陸游〈花時遍游諸家園〉云：「看花南陌復東阡，曉露初乾日正妍，走馬碧雞坊裏去，市人喚作海棠顛。為愛名花抵死狂，只愁風日損紅芳；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

呂碧城的才學可以得到大家的認同，嚴復在此詩也有暗喻著自身才能沒被重視的感慨。將〈與甥女何紉蘭書〉和這首〈秋花次呂女士韻〉一起來看，可以看出嚴復對於這位才女的贊同與疼愛。

呂碧城和嚴復往來的書信雖不復見，但在呂碧城晚年所作〈感逝三首〉⁴⁹，其中一首就是對於昔日業師嚴復的感念。〈感逝三首〉作於 1942 年，時居香港，此詩所作的時間，已離嚴復離世將近 20 年，也是呂碧城過世的前一年，從這樣的時間點看來，除了是呂碧城對自身生命歷程的回顧之外，也道出了對昔日業師的追憶。〈感逝三首〉其一詩中寫道：

禍水洪荒破太空，伊誰逐譯徂西東。爭知飲鳩傳天演，猶自傷麟怨道窮。
門仰高風曾立雪，墓埋奇氣欲成虹。惟憐燕許如椽筆，未作仁言溥大同。

50

從詩題上，可看出呂碧城對於嚴復學術學貫中西，翻譯作品甚多的學術推崇，但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演論》一書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卻也造成世人的爭奪，呂碧城此時應已皈依佛門，易受佛典講求的和平慈悲觀點影響，可以看出呂碧城思想上的轉變。在詩作中，以「門仰高風曾立雪」看出昔日對於從嚴復向學的經過，末句「未作仁言溥大同」，眼見列強的爭奪，作者更希望的是天下為公、人人平等的祥和社會。

（三）陳撓寧

陳撓寧，號撓寧道人，近代著名道學家。民國五年（1916 年），34 歲的呂碧城向其問學，陳作〈答呂碧城女士三十六問〉云：「當初呂女士從余學道，既為之作《孫不二女丹詩注》，並將手訂《女丹十則》與伊閱讀，乃有此答問

⁴⁹ 本組詩錄自《覺有情》第四卷第十五、十六號，此詩作於 1942 年夏初，時居香港，參《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117。

⁵⁰ 詩小序言：「業師嚴幾道先生學貫中西譯述甚富尤以首譯天演論著名然物競天擇之說已禍歐人若當時專以佛典譯餉世界則功不在大禹下惜乎未之為此而先生晚年有詩云幸苦著書成底用堅儒空白五分頭亦自怨深矣」，詩見《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116。

之作。」⁵¹呂碧城也把與櫻寧道人問學的心得寫於詩中。〈訪櫻寧道人叩以玄理多與辯難歸後却寄〉云：

妙諦初聆苦未詳，異同堅白費評量。辯才自悔聰明誤，乞向紅閨恕狷狂。
一著塵根百事哀，虛名有境任歸來。萬紅旖旎春如海，自絕輕裾首不回。

52

從詩中，可以了解到呂碧城對於初次聽聞道學不甚了解，對於名家的學問也百般思量。本來對於自身具備的辯才能力，也開始懷疑了自己。接著轉為對於人生的態度，看到人生活在紅塵之中，有許多的無奈，末句似與過往的自己告別，心境上也有不同的領悟。櫻寧道人則以〈答詩次原韻〉回應呂碧城，詩云：

蒙莊玄理兩端詳，班史才華八斗量。莫怪詞鋒驚俗耳，仙家風度本清狂。
翠羽明珠往事哀，化身應自蕊宮來。天花散後空成色，雲在青霄鶴未回。

53

從這首詩中，櫻寧道人再次述說了道學的思想，以及仙家清狂的風度。陳櫻寧對於呂碧城的聰敏以及好學給予肯定，從呂碧城的主動學道，陳櫻寧為《孫不二女丹詩》作注，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傳授並發揚道教仙學。陳櫻寧對於道教仙學有其使命，「陳櫻寧體認到道教衰落，決心改變道教仙學由男性主導的局面，通過向呂碧城等知識女性傳授女丹修煉術，來振興道教。」⁵⁴

從呂碧城主動去向陳櫻寧討論道教玄理，從中認真向學，去思考人生的真諦，也是內在思想的轉動，雖然，呂碧城在晚年選擇佛教為依歸，但我們仍可以看見其對於學問的積極態度。

⁵¹ 胡海牙、武國忠主編《陳櫻寧仙學精要》（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678。

⁵²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27。

⁵³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29。

⁵⁴ 侯杰、秦方：〈男女性別的雙重變奏——以陳櫻寧和呂碧城為例〉，《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7月，第30卷，第3期，頁122。

(四) 徐芷生

徐芷生，原名徐沅，字止笙，又作芷生。碧城詩友，江蘇省吳縣人，曾任外交部特派直隸交涉員，肅政廳肅政史，山西省政務廳長。

呂碧城有〈重陽和徐芷生見寄柳絮泉訪易安遺址韻〉說明兩人的關係，詩云：

節到重陽已漸寒，愧無新句送秋殘。西風人比黃花瘦，絕代銷魂李易安。

55

重陽時節菊花盛開，詩中也化用了李清照的詞句：「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⁵⁶，從文句中，也可以看出呂碧城對於李清照的推崇。從二人詩文唱和中，可以看出徐芷生對呂碧城評價。詩云：

漱玉祠荒柳絮寒，江山文稿付叢殘。衡量異代才人事，旌德端應嗣易安。

57

詩中所提「易安」即李清照，字易安，號漱玉，著有《漱玉詞》，宋代著名女詞人，也是歷史上傑出的女作家。末句「旌德端應嗣易安」旌德，指的就是呂碧城，詩中看出徐芷生對呂碧城的期許，也同時看出徐芷生對呂碧城地位與評價。

(五) 朱熙

朱熙，字琛甫，碧城之友。自 1916 年七月起任蘇常鎮守使，1925 年六月改任江寧鎮守使，碧城與朱熙相識於 1915 年（時碧城 33 歲）往津浦的車

⁵⁵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20。

⁵⁶ （宋）李清照【醉花陰】詞云：「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⁵⁷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21。

中，在 1917 年之際，碧城偕女學界同伴遊鄧尉探梅花，這時朱熙任蘇常鎮使，碧城擔心旅途安全，特別寫信給朱熙，請求派人護送，由此可見二人之間的交情。在〈致琛甫〉這篇文章中，即說明了二人認識的時間、場地及對朱熙的評價、事由，〈致琛甫〉文中寫道：

……乙卯夏，邂逅於津浦車中，接席啣杯，飫聆偉論，別後人事倥傯，久闊音塵。比聞坐鎮東南，大樹威名，挾吳苑春聲而遐播，引瞻旌旆，無任欽遲。茲有墾者，鄙人擬於日內偕女伴探梅鄧尉，同行者約四五人，皆女學界知名之士。惟於該處塗逕生疏，弱質旅行，尤虞險阻，倘荷飭人護送，纫感何極。夙審明公儒雅，用敢乞庇悒悒。如蒙俯允，春風一舸，當直指香雪海而來也。專此，祇頌勳祺。⁵⁸

本文作於 1917 年春遊鄧尉前，乙卯夏即民國四年（1915 年），文中寫道二人相遇在「津浦車中」，即天津到江蘇的火車上。自鴉片戰爭以來，鐵路的建造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因為求學、工作、或其他因素而有地理上的遷移，而在「車廂」這個移動空間中，也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如碧城在文中提到「接席啣杯，飫聆偉論」可以想見當時二人之間的互動，而在文中，碧城也多次描述了對朱熙的稱讚，如「大樹威名」、「引瞻旌旆」、「無任欽遲」、「明公儒雅」等，而在探梅之後，碧城特地寫了一首〈探梅歸後謝蘇州朱鎮守使琛甫〉詩給朱熙，表達了對朱熙的感謝，詩中寫道：

管領幽芳到遠林，旌旄擁護入花深。虬枝鐵幹多凌厲，中有風雷老將心⁵⁹

呂碧城帶著女性友人前往鄧尉看梅花，當時因為有著朱熙的協助，讓此行可

⁵⁸ 同上註，頁 182。

⁵⁹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44。

以順利，而詩中末句「虬枝鐵幹多凌厲，中有風雷老將心」可看出碧城對朱熙的評價，以「鐵幹」、「凌厲」描寫了朱熙領導之威嚴，末句化用了龔自珍己亥雜詩的詩句「著書不爲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表達了對朱熙領導的風範及叱吒風雲的欽佩。

從上述的日記、詩文唱和中，可以看出英斂之對於呂碧城的提拔，與嚴復、陳撻寧的問學，可以看出呂碧城對於學問、知識追求的好學與自主性，徐芷生對於呂碧城的評價以及出遊得到朱熙的幫忙，顯示呂碧城交友的廣闊。

二、女性友人

(一) 秋瑾

秋瑾（1875-1907）原名閨瑾，字璿卿，號旦吾，小字玉姑，別字姑秋氏，又字碧城（後因與呂碧城名同而棄讓），赴日後去閨字改現名，字競雄，自號鑒湖女俠。秋瑾在當時即享有盛名，她興女權、辦《中國女報》，同時鼓吹革命，希望能挽救局勢。秋瑾和呂碧城都是當時傑出女性，只是二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早在二人見面之前，呂碧城已耳聞其名聲。在她與英斂之夫人的書信中，記錄呂碧城對秋瑾的印象，〈致英淑仲書〉一文中提到：

……所云秋碧城女史，同時而同字，事亦甚奇。惟伊生於名地，閱歷必深，自是新學中之矯矯者。若妹則幼無父兄指授，僻處鄉隅，見聞狹隘，安敢望其肩背。然既屬同志，亦願仰瞻風範，但未識其性情能與我輩相合否？……⁶⁰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了解二人身分家世背景的對比，以及呂碧城對秋瑾的欣賞。

此外，在另一篇〈予之宗教觀〉中，文中提及二人初次見面的情形，對

⁶⁰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123。

秋瑾外貌的描述以及二人對於救亡圖存所持的二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文言：

都中來訪者甚眾，秋瑾其一焉。據云彼亦號碧城，都人士見予著作謂出彼手，彼故來津探訪。相見之下，竟慨然取消其號，因予名已大著，故讓避也。猶憶其名刺為紅箋「秋閨瑾」三字，館役某高舉而報曰：「來了一位梳頭的爺們！」蓋其時秋作男裝而仍擁髻，長身玉立，雙眸炯然，風度已異庸流。主人款留之，與予同榻寢。次晨，予睡眠矇矓，覩之大驚，因其瞥見其官式皂靴之雙足，認為男子也。彼方就牀頭度小奩敷粉於鼻。嗟乎！當時詎料同寢者，他日竟喋血隱刃於市耶！彼密勸同渡扶桑，為革命運動，予持世界主義，同情於政體改革，而無滿漢之見。交談結果，彼獨進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東所辦《女報》，其發刊詞即予署名之作。⁶¹

秋瑾原字碧城，二人相見之下，慨然取其字號，由此可見秋瑾對呂碧城的敬重，同時也顯示出呂碧城在當時已聲名大著。以報館的同人說著：「來了一位梳頭的爺們！」可以看出當時，秋瑾已作「男裝」的妝扮，從外人的眼裡看秋瑾，儼然是一位男子的形象。文中提及當時秋瑾的外貌，「男裝而仍擁髻，長身玉立，雙眸炯然，風度已異庸流。」以及次日早晨睡眠矇矓的時候，「瞥見其官式皂靴之雙足，認為男子也。彼方就牀頭度小奩敷粉於鼻。」從這樣的敘述中，可以想見秋瑾當時正處於裝扮男裝的混搭時期，穿男裝而髻髮、穿靴而撲粉於鼻的模樣，是其中性的打扮。

此外，在這段文字中，也可看出二人所持不同的革命態度，秋瑾為革命運動選擇前往日本，而呂碧城則從教育著手改革。之後，秋瑾創刊《中國女報》，呂碧城也曾在《中國女報》中發表〈女子宜急結團體論〉一文⁶²，由此

⁶¹ 同上註，頁 481。

⁶² 關於《中國女報》發刊詞的著者，目前有待商榷。呂碧城在〈予之宗教觀〉自言女報發刊詞為予署名之作，然《中國女報》發刊詞署名秋瑾，見於《中國女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一。在《中國女報》內容中僅有一篇〈女子宜急結團體論〉署名呂碧城。

可見二人情誼之深。二人雖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都爲了女權而發聲。

(二) 康同璧

康同璧（1881-1969），廣東南海人，康有爲次女。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記載：「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章，自跋云：『侍大人遊舍衛祇林，壞殿頽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遊者，同璧爲第一人矣。』」⁶³從梁啓超的敘述中，可以看到康同璧也是一位具有才學的女性，且也精通英文、也曾隻身出國，她的生命歷程和呂碧城有相似的一面。兩人相誼，可以〈春閨雜感和康同璧女士韻〉概知，詩云：

翻手為晴覆手陰，韶華草草百愁侵。桃花潭畔行吟過，怕指春波問淺深。
飛絮飛花遍錦茵，色身誰假更誰真。春穠慧鏡多渲染，不信靈犀可避塵。
英氣飛騰盪綺思，亦仙亦俠費猜疑。錦標奪取當春賽，肯惜香驄足力疲。
花在南枝太俊生，仙都彈指有枯榮。和羹早薦金盤味，零落何傷此日情。
倦繡惟求物外因，自鋤瑤草傍雲根，而今蕙帶荷衣客，誰識天花散後身⁶⁴

這首春閨雜感詩，開首充滿了哀愁的情緒，前八句道出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感觸，及對於世間何謂真假的懷疑。接著「英氣飛騰盪綺思，亦仙亦俠費猜疑」則是對康同璧的稱讚。此外，呂碧城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到康同璧所作的詩，在〈醫生殺貓案一文〉中在思考生命的議題時，提及「南海康同璧女士詩云：『與世日離天日近，冰心清淨不沾埃』予今已臻此境，非淺俗者所能

⁶³ 〈飲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上）詩話篇，收入於《飲冰室文集》第8冊（台北：中華書局，1970年），頁2。

⁶⁴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79。

喻也。」⁶⁵由此可見，康同璧對呂碧城影響以及二人的交往情誼。

（三）楊蔭榆

楊蔭榆（1884-1938），江蘇無錫人。曾就讀於上海務本女中。1918 年赴美留學，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24 年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1929 任教蘇州東吳大學。從楊絳〈回憶我的姑母〉⁶⁶提及，楊蔭榆早年被祖母之命訂親於蔣姓少年，後雙方不睦，之後與夫家斷絕往來。她離開家庭，一心投身社會，當日寇侵占蘇州，她數次前往日軍官邸交涉，抗議日軍姦淫擄掠，遂遭日寇槍殺。在〈東同學楊蔭榆女士〉詩中云：

之子近如何，秋風萬水波。瀛鬢懷舊雨，鄉國臥烟蘿。吾道窮彌健，斯文晦不磨。狂吟為斲地，重唱莫哀歌。⁶⁷

在這首給同學的詩作裡，對楊蔭榆的關心溢於言表，而在詩中「吾道窮彌健，斯文晦不磨」意謂著環境愈惡劣，愈要堅定內心的信念。

（四）張默君等女界名流

張默君（1884-1965），原名昭漢，字涵秋，今以默君行，湖南湘鄉人，張伯純女公子，邵元沖夫人。⁶⁸ 柳亞子曾指出在南社，呂碧城與張默君齊名⁶⁹，可見柳亞子對二位傑出女性的推崇。張默君提倡男女平等，欲解放婦女，不做男子的俘虜，她創辦神州女學校，為第一任校長，1918 年，赴歐美考察教育，旋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學。⁷⁰以張默君的對於女學的主張與經歷而

⁶⁵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450。

⁶⁶ 收入於楊絳：《楊絳文集》（第 2 卷，散文卷，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16-133。

⁶⁷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 93。

⁶⁸ 柳無忌編：《南社紀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61-62。

⁶⁹ 同上註，頁 66。

⁷⁰ 鄭逸梅編著，《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50。

言，二人都有相似的一面。1917年2月，呂碧城偕女界名流張默君、陳鴻壁、唐佩蘭共遊蘇州鄧尉，後呂碧城作有〈鄧尉探梅十首〉，張默君同是南社社團的一員，回滬後，張默君作有〈丁巳仲春偕陳鴻壁呂碧城唐佩蘭諸君鄧尉探梅率賦十三章以誌鴻爪〉可相對應。在遊鄧尉之前，呂碧城還特地請求朱熙協助，時朱熙任任蘇常鎮使，由此可見，藉由社交網絡的展開，人力與資源的運用更爲豐富。以下舉〈鄧尉探梅十首〉前四首爲例：

玉龍噴雪破蒼烟，躡屩人來雨後天。不惜風霜勞遠道，珮環同禮九嶷山。

(之一)

湖光如鏡山如黛，雪簇花團照眼穠。辟作美人湯沐邑，春風十里畫圖中。

(之二)

山河無恙銷兵氣，霖雨同功澤九垓。不是和羹勞素手，那知香國有奇才。

(之三)

曉風殘雪鬪娉婷，萼綠仙姬竟體馨。底事靈均渾不省，只將蘭芷入騷經。

(之四)⁷¹

鄧尉梅花綻放，以梅花潔白的外在形象與雪相比喻，也從梅花的內在著手，寫出梅花在殘雪中綻放，從「不是和羹勞素手，那知香國有奇才」表達了內心的感慨，引申出女子在社會政治上的缺席，不是女子沒有才能而是缺少參與的機會。根據呂碧城的交游狀況，表列如下：

⁷¹ 《呂碧城詩文箋注》，頁39。

■表三：呂碧城友人列表

人名	生卒年	人物介紹	相關作品	附註
英華	1867-1926	滿洲正紅旗人（一作河北宛平）字斂之，號安蹇、安蹇主人、安蹇齋主，晚號萬松老人、萬松野人。基督教界愛國人士，《大公報》創辦人。		同業（以下為男性）
嚴復	1854，一作 1853-1921	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初名體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改名復，字幾道，晚號滄廬老人。1877 赴英留學，習海軍戰術並西方哲學，歸國後曾任北洋水師總教習。譯有《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等	〈感逝三首〉其一	業師
鐵花館主	生卒年不詳	生平不詳	〈和鐵花館主見贈韻〉	呂碧城在報刊發表作品後，得到外界的回響
袁克文	1890-1931	河南項城人（生於朝鮮）。小名招兒，字豹岑、抱存，號寒雲。筆名寒雲子、寒雲主人。為袁世凱次子。年十八，以蔭生授法部員外郎。袁世凱被	〈寒廬茗話圖為袁寒雲題〉、〈民國建元喜賦一律和寒雲由青島見寄原韻〉、〈和抱存流水音修楔十一真韻〉、〈西泠過秋女俠祠次寒	詩友

		黜，棄官從歸。自後，寄情崑曲，粉墨登場弄文舞筆，結詩唱和，浪遊南北。	雲韻》 【齊天樂·寒廬茗話圖爲袁寒雲題】	
費樹蔚	1884-1935	江蘇吳江人。字仲深，號韋齋，又號迂瑣。宣統元年（1909）年任員外郎，兼京漢路要職。之後創辦蘇州電氣廠，開設江豐農工銀行，並從事地方公益事業。	〈聞迂瑣居士近耽填詞〉、〈蘇寧旅行詩達韋齋再疊前韻〉 文：〈致費樹蔚書〉 【惜秋華·和韋齋西溪紀遊之作即次原韻】	詩友
程白葭	?-1940	江蘇常州人。字白葭，號白葭居士。喜藏書畫，亦擅書法，兼能詩。	〈和程白葭韻〉、〈精忠柏斷片圖爲白葭居士題〉、〈和白葭韻〉 【月華清·爲白葭居士題葭夢圖】	詩友
廉南湖	1868-1932	江蘇無錫人。字南湖，號惠卿、岫雲山人、帆影樓主、小萬柳堂主人。以詩名聞京師，官禮部郎中。夫人吳芝瑛爲秋瑾摯友。	〈由京師寄和廉南湖〉 文：〈答南湖〉	詩友
徐芷生	生卒年未詳	江蘇省吳縣。字芷生。（北京）外交部特派直隸交涉員，肅政廳素政史，山西省政務廳長。	〈重陽和徐芷生見寄柳絮泉訪易安遺址韻〉 【燭影搖紅·癸丑春，感蒙古事有作，用舊韻寄示芷生】	詩友
陳櫻寧	1880-1969	安徽懷寧人。清末	〈訪櫻寧道人叩	業師

		秀才，畢業於安徽高等政法學堂，後研究道教。主辦《仙學月刊》，曾任道教協會會長。	以玄理多與辯難歸後却寄》	
朱熙	?-1927 在世	湖南漢壽人。字琛甫。1917 年起任江蘇蘇常鎮守使、江寧鎮守使。	〈探梅歸後謝蘇州朱鎮守使琛甫〉 文：〈致琛甫〉	友人
凌楫民	生卒年未詳	浙江吳興（今湖州）人。又名凌啓鴻。早歲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歸國後，曾任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後在上海從事律師職業。1941 年任汪偽立法委員，偽維新政府上海特別市社會局局長。	〈為同學凌楫民博士題雲巢詩草〉	同學
龍榆生	1902-1966	江西萬載人，原名沐勛，號忍寒。著名詞人，畢生從事詞學研究，曾主編《詞學季刊》。	文：〈致龍榆生書〉 【側犯·為龍榆生君題疆村授硯圖】、【陌上花·木棉花作猩紅色，別名烽火樹，和榆生教授之作】、【歸國謠·和龍榆生君寄示之作】	詞友
鐵禪	1865-1946	廣東番禺人。鐵禪和尚，法號心境，又號鐵頭陀，俗名劉秀梅。	文：〈答鐵禪〉	
夢廬	生卒年未詳	生平未詳	文：〈答夢廬〉	
秋瑾	1875-1907	浙江山陰（今紹興）		以下為

		人。原名閨瑾，字璿卿，號旦吾，小字玉姑，別字姑秋氏，又字碧城（後因與呂碧城同名而棄讓），去日後去閨字改現名，字竟雄，自號鑿湖女俠。1904年留學日本，後參加同盟會，1906年返回上海，1907年創刊《中國女報》。清末女革命家，在紹興被捕，就義於軒亭口。		女性友人
張默君	1884-1965	湖南湘鄉人，原名張昭漢，號涵秋。張通典次女，紹元沖妻。1918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學，1920年任江蘇省第一女子師範校長。		友人
康同璧	1880，一作 1881-1969	廣東南海人。字文佩，自號華鬢室主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康有為之女，羅昌妻。	〈春閨雜感和康同璧女士韻〉	友人
吳小坡	生卒年未詳	高麗音樂家，工詩，擅彈瑟。	〈贈高麗音樂家吳小坡女士次南湖韻〉	
楊蔭榆	1884-1938	江蘇無錫人。曾就讀於上海務本女中。1918年赴美留學，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24年任	〈柬同學楊蔭榆女士〉	同學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校長。1929 年任教 蘇州東吳大學。		
李蘋香	生卒年未詳	詩妓，後從良。	〈贈李蘋香〉	
楊令蕓	1887-1978	江蘇無錫人。近代 旅美女畫家。	文：〈報楊令蕓女 士書〉	

從表格中，可以看見呂碧城與之來往的的都是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士，而呂碧城與這些人物的關係有師生、同學、詩友之間的唱和，從身分及社會階層來看，這些人物都是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包括：報刊創辦人、學者、革命人士、優秀的女性等，與這些人的交流互動，無形中也打開了社交網絡。

